

楔子 颱風天，出事天

不知道為什麼，幾乎所有的颱風都選在週末光臨南都市。

雖然現在颱風剛登陸，雨勢還不算大，但路上的行人依然腳步匆匆，尋找著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。

一個男人醉醺醺的走出酒吧，身後朋友們高喊，「小沃！你沒有帶傘！」

男人抬頭看了看烏黑的夜空，搖搖頭沒有理會。模糊的視線之下，低低的烏雲被城市燈光映照得帶上了詭異的紅色。

他伸手在街邊攔了一輛計程車，嘟囔著說出地址，隨後頭一歪，睡倒在後排座位上。等醒來的時候，已經到了自己熟悉的街道。

家就在不遠的前方，但男人沒有急著回去，反而因為酒意上湧，伏在牆邊吐了起來，完全沒有理會越下越大的雨。

突然一陣冷風吹過，將男人的醉意吹散了一些。

奇怪，雖然是颱風天，不過這風也太刺骨了，這種感覺只有在北方老家過年的時候才会有……

男人擦了擦嘴角，忍不住看了看身後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一個穿著黑色雨衣的傢伙站在那裏。

由於對方背對路燈，看不清模樣，男人忍不住打了個激靈。三更半夜的，難不成遇到搶匪了？剛想到這裏，就看到黑衣人將手摸進懷中，一步一步向自己走來。他腦海中不自覺的浮現許多電視上看到的報導，這個城市中，每晚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裏，都有各式各樣的罪惡發生。

黑衣人越走越近，這時男人才看清楚，他從懷裏掏出來的東西不是手槍，也不是匕首，而是一個圓圓的，看起來像是鏡子之類的東西。

男人長長的鬆了一口氣，這條路上經常可以見到一些鬼鬼祟祟的人，冷不防的走到別人身旁，小聲而迅速的問：「要手機嗎？」

換句話說，這些人都是小偷，來銷贓的，或者是騙子，總之不是搶劫。

他放鬆警戒，對著走近的黑衣人一邊打哈哈一邊說：「不用了，我可不要這種東西。不過這大雨天的，你們也真夠辛苦。」

當他說完這句話時，對方剛好走到面前，藉著微弱的燈光，男人看清了面前這人的長相，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氣，像觸電一樣向後跳去，本能的就想躲開這個傢伙。

黑衣人的嘴角微微向上勾起，手中銅鏡一陣光華波動，直直照向男人。

男人知道事情不對勁，殺豬一樣慘叫了一聲「救命」，轉身拔腿就跑，但只跑出十來公尺，就被銅鏡的光暈籠罩，接著就像癲癇發作一樣全身狂抖，隨後就如同洩了氣的皮球，慢慢的軟倒在泥濘裏。

「在幹什麼？快住手！」突然，一個消瘦的男人出現在巷口，快速向兩人跑來。

黑衣人不動聲色的將銅鏡收進懷中，轉身面向路燈，露出了一張刀削般的臉。

他有著鷹一般銳利的眼睛，沒有鼻子，嘴部竟像鷹喙一樣向前凸出，長相嚇人不說，顴骨以下的半張臉還都佈滿了像是紋身似的詭異藏青色圖案。

飛奔而來的男子顯然也楞了一下，隨即從身上摸出一把美工用鐵尺，二話不說就

向鷹面人拍過來。

鷹面人再次露出邪邪的笑容，喃喃說道：「又多了一個，省得再找了！」隨即伸出雙手，看樣子是想要抓住朝自己襲來的鐵尺。

但鷹面人臉上的笑容馬上就凝結了——迎面而來的鐵尺上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竟升起赤紅色的火焰，看似普通的尺身上隱約出現一條張牙舞爪的龍。

火光映照下，那帶著自信笑容的男子，正是南都市獵妖組組長——沐雲輕。

鷹面人的手來不及收回，就被鐵尺狠狠拍中，一陣燒焦的味道立刻傳來，火龍尺雖未全力發揮，但熱度早足已在鷹面人比鋼鐵還硬的皮膚上留下烙印。

鷹面人咬牙切齒的拿出一把黑色小槌子，看起來很像手工藝用的木槌。

沐雲輕笑了，木槌對鐵尺，還真像是小孩子打架。笑歸笑，手下可絲毫沒有留情，又向前跨了幾步，手中火龍尺再次帶著烈焰橫掃過去。

鷹面人舉起手中小槌，槌身越變越大，轉眼已變成一個黝黑碩大的烏木槌，同樣毫不客氣的向沐雲輕當頭砸下。

烏木槌勢大力沉，揮動起來帶著嗚嗚的風聲，天上落下的雨點被巨槌所帶起的氣流捲起，如同無數道殘影一般。

面對如此狠戾的一擊，沐雲輕不躲不閃，手中鐵尺火焰更盛，狠狠的和烏木槌撞在一起，高下立分——被彈飛的不是小小的美工尺，而是看起來巨大無比的烏木槌。

但沐雲輕卻是眉頭一皺，知道事情不對。

那鷹面人竟然趁著被擊飛的力量倒衝出去，眼看就要沒入黑暗之中遁去身形。

原來鷹面人在沐雲輕掏出美工尺的當下，就認出他的身分，知道自己修為並非對手，於是故意虛張聲勢，趁著美工尺和烏木槌接觸的一瞬間，借助他的力量當成逃跑的助力。

「別跑！」要是讓這傢伙逃走，再想找到就不容易了。沐雲輕心念一動，火龍尺上火焰形成數個火球，直朝鷹面人遁走處追去。

被火球圍攻，鷹面人當即揮舞烏木槌，勉強擋下幾顆，但右肩卻被狠狠擊中，一聲慘叫在夜雨中淒厲響起，他隨即吐了一口血，忍著痛，背後「唰」的一聲張開了巨大羽翼，用力拍打幾下，再次飛速遁逃。

「狡猾的傢伙！」跑了幾步，發現自己兩隻腳根本追不上人家長翅膀的，沐雲輕才收回火龍尺，放棄再追。

緩緩走到剛才倒在泥濘裏的男人身邊，探了探他的鼻息和脈搏，隨後歎了口氣，點了一支煙，默默抽了起來。

那人已經全身冰冷、氣絕身亡……

第一章 某位奇怪的鄰居

走在南都市繁華的馬路上，劉小邦看著滿街來來往往的人群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溫暖濕潤的空氣——還是南都市好啊。

好久沒回家了，這一次出任務到了北方去，乾燥寒冷的氣候實在讓他適應不良。雖然以他現在的修為不至於怕冷，但是出去執行任務的這段時間，每天都覺得皮

膚乾得快要龜裂，再加上冷風一吹更是難以忍受，而且為了不引人注意，還得穿上厚厚的衣服，行動超級不方便。

一出車站，看到南都市的青翠山景、往來人群，心情跟著好了許多。

這是他第一次獨自去外地出任務，雖然只是支援總部的計劃，但也算難得的經驗，任務過程有點辛苦，也和妖怪硬碰硬交鋒了幾回，讓劉小邦覺得不虛此行。而且這一趟，也遇到了許久不見的沐雲杉，邪骨事件過沒多久，她就藉著實習的名義，和凌鐵杯一起回總部進行巫醫的研修，已經好幾個月都沒看到人，這次她剛好帶著醫療組前來支援，這才見到面。

想到她趾高氣揚的指揮著一個個比她年紀還大的醫療組組員情景，劉小邦不禁低笑起來，同時也對他們感到深深的同情。

沐雲杉離開南都市之後，潑辣脾氣不減反增，那群大男人全都臣服在她的「淫威」之下，乖得跟綿羊似的。

不過幾個月沒回來，他還真有點想念南都市的據點，不知道老大和阿閣最近怎麼樣了？

但他並不想馬上回修竹齋報告結果，辛苦了這麼長一段時間，也該好好放鬆一下了。

在繁華的商業街上東看看西瞧瞧。這時，路邊正在播放新聞的電視螢幕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「關於南都市最近發生的一連串路人暴斃案件，記者特別訪問到南都市警署的副署長李寒。」美女主播說完，畫面立刻切換，出現了李寒的身影。

「哇，半年沒見，沒想到李警官升官了？居然是副署長了！」劉小邦饒富興致的看著李寒接受採訪，很快就專注於他所剖析的案件。

原來他不在的期間，南都市發生了多起路人莫名暴斃街頭的案件。但驗屍結果卻發現，這些人不只身上沒有外傷，平常身體也沒問題，完全沒有突發疾病的跡象。一開始，大家都以為只是意外罷了，但隨著暴斃人數越來越多，一些流言也蔓延開來。

什麼變態殺手流竄到南都市啦，有人仇視社會，向無辜路人注射劇毒等等……警方很快就注意到事態發展不對，卻苦於沒有線索，一時無法偵破，也加劇了流言的傳播。

電視上的李寒正緊皺眉頭，向民眾宣導不要恐慌、警方已經加快偵查腳步，並加派人手巡視市區，一定會盡快查清事情的真相。

但在劉小邦看來，李寒眼中還藏著深深的擔憂，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他才剛剛回到南都市，對事情並不瞭解，可萬年衰神纏身的經驗卻讓他有種不祥的預感。警方查不到任何線索……難道是妖怪幹的？若真是如此，這可不是小事，經歷了上次的邪骨事件，劉小邦對這些風雨欲來的預兆都有著一定的敏銳度。

「衰神怎麼都不罷工啊？我才剛回到南都市，就有一堆的麻煩事等著，是有沒有這麼敬業！」劉小邦苦笑著。

訪問結束了，主播開始進行下一則新聞，此時他也沒了逛街的心情，想了想，決

定先回家好好睡一覺，明天再去修竹齋問清楚情況。

走到離家不遠的地方，劉小邦手腕上的探妖儀突然震動起來。

「有情況！」他身體猛的繃緊，全身真氣在一秒內遊走全身，然後匯聚在手上，進入備戰狀態。

但下一秒，探妖儀的反應卻讓他有些傻眼，因為上面的數字不斷跳動，螢幕閃個不停，最後一片漆黑，居然壞掉了！

「研究所那群傢伙不是說換了最新型號之後，探妖儀的故障率已經很低了嗎？怎麼一有情況又出包？看來又要送回去修理了。」他一邊嘟囔著，一邊把左手伸進口袋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扣緊了口袋裏的赤霞劍，接著向探妖儀指示的地方走過去。

但一看清眼前的狀況，他緊扣的手鬆開了，也解除了真氣，臉上露出邪氣的笑容。街邊的小店旁，一群穿著花稍的年輕男生正圍著一個人，看樣子是在做俗稱找碴，別名為搶劫的事情。

「怎麼？看你小子身上穿的都是名牌貨，大爺讓你買包煙都不願意？不想混了是不是？」為首的傢伙拿著一把銳光四射的匕首，在被包圍的男人臉上比比劃劃，不時輕輕拍他的臉頰。

「對，趕緊把錢掏出來，否則別怪我們不客氣了。」其他小混混也跟著起鬨，時不時的伸出腳踹上兩下。

中間那人被圍得密不透風，劉小邦只看得出那是個膚色挺黑的男人，然後就聽見那人說出一連串嘰哩呱啦的話，他知道那是英語，忍不住暗笑，這群小混混恐怕有聽沒有懂吧。

果然，幾個小混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最後其中一個怯怯的提問，「老大，這小子說的是什麼話？」

領頭的小混混撓了撓頭，拍了問話的手下一巴掌，「他媽的，管他說的是什麼？不給錢就是不長眼，動手搶啊！」

看來自己出場的時候到了。

劉小邦笑咪咪的走到領頭的年輕人身後，一把揪住他的耳朵，將他提到自己面前，「怎麼？我才不在幾天，你們又從小弟變成大爺了？」

餃子這時也從煉妖囊內爬出來，揮舞著手要去抓小混混的頭髮，卻被劉小邦一把塞了回去。

被抓住耳朵的年輕人剛想開口大罵，一見到是他，身體一軟，氣勢立刻弱了下來。

「嘿嘿……小邦哥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怎麼不通知兄弟們一聲，我們好給你接接風嘛……」雖然耳朵還被劉小邦捏著，疼得他直冒汗，但臉上卻拚命擠出自認為最親切的笑容，表情古怪得要命。

被他的臉逗笑了，劉小邦手一鬆，饒過了他可憐的耳朵，在幾個混混的腦袋上來回拍了一輪，領頭的那個傢伙被他特別照顧，狠狠拍了幾十下，彷彿是在教訓自己不成才的手下。

「你們幾個還真有出息啊，學會搶劫了，我要是再晚一點回來，你們是不是就要殺人放火了？」他手勁使得極大，每一下都拍出聲響，若是平常人肯定痛得直打滾，但他知道，這點力氣在他們眼中還不算什麼。

「不敢不敢……小邦哥你別拍了，在小弟面前好歹給我留點面子嘛。」混混首領抱著頭裝痛，滿臉媚笑。

「還知道要面子啊，我臨走前是怎麼交代你們的，安分一點！結果呢？我前腳一走，你們馬上就囂張了。別以為你們是……」劉小邦這時才想起旁邊還有一個觀眾，正好奇的看著眼前這一幕，於是硬生生把後半段話給吞了回去。

其實這些小混混都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妖怪。

他們修為不高，連妖丹都沒結出來，不過對普通人而言，已經是夠強的角色了。之前他們都住在這附近的街區，整天淨幹些偷雞摸狗的事，不過倒是沒犯過什麼傷天害理的大錯。劉小邦某天路過，看見他們正在欺負幾個學生，便出手將這些小妖怪給制伏了，這些妖怪本性不壞，於是也就沒有殺他們。他有自己的原則，不論人、妖，都只看其如何行事，奉行「唯心」的論調。

這些小妖被放過一馬之後，倒也安分許多。不過這幾個月他出去執行任務，小妖積習難改，才又出來欺負人，剛才探妖儀探測到的可能就是他們吧，劉小邦心想。

「晚點再跟你們算帳，我回來了，你們最好都老實一點，還不快過來給這位大哥道歉。」他拎著小妖首領走到「被害人」面前，一邊打量著這個從頭到尾都鎮定自若的傢伙。

這一看，劉小邦還真嚇了一跳，「外國人？」

眼前這傢伙皮膚黝黑，穿了件寬鬆的T恤和垮褲，手上還戴著幾個造型帥氣的戒指，滿頭的棕色頭髮被梳成了一條條的小辮子，臉上掛著一副超大墨鏡，儘管遇到搶劫，也沒把 iPod 的耳機拿下來。

這不禁讓劉小邦失笑，這群蠢妖，搶劫也不知道要先把人家耳機拿下來，搞不好這人剛才根本沒聽見他們在說什麼。

南都市很少遇到外國人，更不用說是黑人了，劉小邦這還是第一次呢，他努力想從自己腦中那少得可憐的英文單字裏挖出幾個可用的，眼前的受害者卻摘下墨鏡，露出雪白的牙齒，用流利的國語說道：「多謝這位大哥解圍，道歉就不用了，反正我也沒有損失。」

這時劉小邦才發現，面前的人雖然皮膚黝黑，卻是亞洲人，看來應該是華僑，膚色八成是曬出來的。他笑了笑，打發一群小妖離開，就和這位偽黑人攀談起來。男人非常健談，也很幽默，不過說話的時候有種節奏，感覺像在念 Rap，說著說著偶爾還會蹦出幾句英文。雖然劉小邦也認識幾個饒舌派的朋友，但還是第一次聽人連說話都這樣，有些不習慣。

「我的名字叫 Wind·季，你叫我 Wind 就行了。」那個男人露出了招牌的白牙齒，很陽光的燦爛一笑。

「呃……Wind·季是嗎？」劉小邦搔搔頭，「我叫不慣耶……你有中文名字嗎？」

「Oh，那真可惜，這樣比較 Cool 耶。」他有點無奈的眨眨眼，「我的 Chinese name

叫季風，剛從 USA 回來，這兩年都在那邊讀書，現在因為不想和家人住在一起，所以想找個房子，沒想到會遇到這種事，幸虧有你幫忙。對了，還沒問你的名字呢！」

「我叫劉小邦，你叫我小邦就好了。」

「這個名字真好記！」季風邊說，邊四下看了看，「不過這裏房子真不好找，我找一天了都沒找到。」

這附近都是老住戶，要找租屋，的確不好找，劉小邦想了想，「對了，我記得我家樓下一個住戶搬走了，不知道房子被人租走沒，我可以找房東問一下，若沒人租，你覺得適合的話可以參考看看。」

「Oh! That's great!」季風興奮的叫了聲，「我要求的條件不高，肯定沒問題啦，以後大家就是鄰居了。」說完，他還抱了一下劉小邦的肩膀。

劉小邦尷尬的笑了笑，他對季風的熱情還真有點受不了。不過還是打電話詢問了下，得知房子還沒租出去，又帶他看了一下環境。

季風很興奮，隨便看看就連連點頭說滿意，計劃過兩天就搬過來，向他道過謝後就離開了。

劉小邦經過這麼一折騰，還真有些累了，也沒再去想這個奇怪的新鄰居，簡單梳洗一下就躺到床上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，陽光燦爛，劉小邦早早起床梳洗，就急忙趕往修竹齋。

才進書店，就看到店裏一個女生正在忙來忙去，收拾書桌，將客人看過後忘記放回的書籍歸類，那人一頭長髮紮成馬尾，背影看起來簡單又俐落。

「咦？阿閣請了新店員嗎？」他滿頭疑問的走到女孩身邊，正好她也察覺有人進來，回過頭一笑，「歡迎光……是小邦啊！好久不見。」

「柳柳？！」劉小邦楞了一下，眼前這個女店員正是之前血拳事件中和獵妖組有過接觸的柳柳。「妳怎麼會在這裏？」他記得之前臭蟲被派到外地出任務時，她也趁著暑假跟過去了，怎麼臭蟲沒回來，她卻回來了？

柳柳的臉上浮現一絲紅暈，「阿里他前陣子被調回總部，我正好準備回來考研究所，閒暇沒什麼事情就過來看看，林老闆說你出差了，店裏的事情忙不過來，我就乾脆留在這裏幫忙。怎麼，不歡迎嗎？」頭一歪，勾起一抹調皮的笑容。

「哪有，妳能來幫我分擔一些工作，這是再好不過了。」說完，劉小邦靠近她，壓低聲音說道：「不過阿閣很小氣的，千萬記得別遲到，不然小心他扣妳薪水……」柳柳捂住嘴，咯咯的笑了起來。

「好了！我還有些事情找阿閣，妳先忙吧，待會再來幫妳。」他說完了林煙閣的壞話，面無慚色的向二樓走去。

誰知剛一踏上樓梯，腳下突然一空，一個沒踩穩，差點跌個狗吃屎，還好及時扶住了樓梯把手，這才沒在美女面前出糗，不過膝蓋還是在樓梯上撞了一下。

這時一個聲音在耳邊響起，「不好意思啊，小邦，剛才我改了一下陣法，第二階樓梯是空的，來不及告訴你。」抬頭一看，林煙閣正站在樓梯轉角處，笑吟吟的

看著他。

揉著摔疼的膝蓋，劉小邦嘀咕著，「這樣都能聽到，真是怪物……」

「你剛才說了什麼嗎？」林煙閣拉高音調詢問。

「沒有沒有，我什麼都沒說。」他連忙搖頭否認。

「快上樓吧，你回來得剛好，沐有事要宣布。」說完，他轉身上樓。

劉小邦跟在他身後，苦著一張臉，戰戰兢兢的注意他的步伐，免得不小心又中招。他發誓，下次要再說阿閣壞話之前，一定要遠離他三百公尺才行。

踏上二樓，劉小邦就看見桌上散著一張張書頁，看起來有點年代，有幾張破損嚴重，拆下來的書皮就擺在一旁，上面寫著四個大字——淡園詩草，看起來正在進行修復工作。

修復古籍是林煙閣的絕活，他經常購入一些破損的古籍，修復之後再賣出，偶爾也會有些收藏家前來委託他修補收藏品。

「對了小邦，你今天遲到了哦，這個月的全勤又沒了，真遺憾啊。」林煙閣突然停下腳步，回過頭，滿臉促狹的對他說。

「不會吧？！我才剛剛回來耶！阿閣你是吸血鬼啊！該不會把扣的錢都拿去放高利貸了吧！」劉小邦慘叫一聲。

這時，沐雲輕正好從裏面的房間走出來，邊走邊講手機，面色相當凝重，不住點頭，不知道是在和誰說話。

一見兩人上來，他小聲對著電話裏的人說了些什麼，隨即掛斷，走到桌前坐下，隨手拿起放在桌上的鋼筆玩了起來，「小邦，你回來得正好，有件事情要和你說。」待兩人坐定，沐雲輕才又開口解釋，「這件事我之前和阿閣討論過，你最近不在南都市，可能不太瞭解情況，我懷疑又有妖怪在南都市作亂了。」

「你是指南都市最近的暴斃事件嗎？」劉小邦問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沐雲輕有些吃驚，不過轉念一想，這幾天電視新聞不斷報導，他會知道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，「沒錯，就是這件事，而且，之前我還親眼看到了事件發生。」

「哦？怎麼回事？」劉小邦一聽，不禁好奇了起來。

「那天我剛好路過一條巷子，遇到一個妖怪正在行凶，不過沒來得及阻止悲劇發生。」隨後，沐雲輕將颱風夜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。

短暫的沉默過後，林煙閣首先開口，「而且我們可以確定，這件事也是復興社在背後搞鬼。」

「怎麼說？南都市也不全都是復興社的勢力範圍啊。」劉小邦不解的問。

沐雲輕點了點頭，「我確定是復興社的妖怪，因為那傢伙臉上的刺青是鷹羽標記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，應該是復興社羽組的識別記號。」

「怎麼又是他們！」劉小邦氣憤的一拍桌子，「他們這次又想幹什麼了，上次鬧出那麼大的事情還不夠嗎？這次絕對不能放過他們。」

沐雲輕狠狠的在他頭上拍了一下，「你激動什麼，事情連一點頭緒都還沒有就這樣大吼大叫，你也是能獨立執行任務的人了，怎麼一點長進都沒有。」

被教訓了一頓，他哼了兩聲，知道自己是心急了一些，倒也不敢反駁。不過轉念一想，又提出疑點，「對了，剛才老大你說到銅鏡，那是什麼東西？搞不好就是事件的關鍵。」

「沒錯，我也覺得那面銅鏡有些奇怪。那個死者我看過了，身上沒有一點外傷，我猜可能是中了什麼妖術，可惜沒看見妖怪怎麼出手的，銅鏡的樣子也不清楚。」

「這幾天我查過了所有可能的銅鏡來歷，但都一無所獲。」林煙閣轉而看向沐雲輕，「沐，你剛才打電話給總部，有沒有查出什麼？」

他搖搖頭，「沒有，總部那邊也說資訊太少，查不出來。」

三個人正說著，內線電話突然響了起來。

「喂？」林煙閣接起電話，沉默了下，表情變得有些奇怪，「好，請他上來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將話筒放回原位，他嘴角勾起高深莫測的一笑，「我們有個特別的客人。」

劉小邦正要開口詢問是什麼人的時候，一個聲音便從樓梯口響起。

「清微派弟子諸葛俊侯，前來拜見獵妖組南都市分部諸位英雄！」來人的聲音儒雅淡然，卻給人冰冷的感覺。

三人回頭，一個外表約二、三十歲的男人已經站在那邊，他穿著一身筆挺的銀灰色西裝，淺色襯衫搭配條紋領帶，看起來就像是有身分地位的高知識分子。

看到這人出現，劉小邦有些意外，修竹齋書店的樓梯上被林煙閣佈置了多重陣法，雖然在熟悉這些機關的他看來沒什麼大不了，頂多是每天上下樓的時候麻煩一點而已，但是眼前這個人從沒來過這裡，更不可能知道這些陣法的玄妙，居然能若無其事的走上二樓，不由得讓剛被整過的他有些汗顏。

不過劉小邦不知道，來人所報出的這個清微派，是中國南方修真的第一大派，弟子門人眾多，遍布各個城市，即便說它是南方修真的龍頭都不為過。

沐雲輕和林煙閣非常清楚，但讓他們訝異的是，獵妖組和修真門派之間來往不多，有所接觸也大都透過總部來協調，這諸葛俊侯怎麼會找上門？

兩個人面面相覷，都從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深深的疑惑。

諸葛俊侯俊秀的臉上掛著親切的笑容，向表情各異的三人抱了抱拳，「在下貿然拜訪，還望諸位恕小弟莽撞。」

雖然穿著現代，但他說話和行禮的方式卻古老得和他的穿著打扮完全不搭調，讓劉小邦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怪異感。

諸葛俊侯說完，也不等主人回話，毫不客氣就拉了一張椅子，逕自在桌旁坐下。

三個人中，還是沐雲輕首先開口，「請問諸葛先生，找我們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他笑了笑，「這位想必就是沐雲輕沐組長吧，久仰大名，不瞞你說，我這一次來的目的，是希望獵妖組的各位可以幫個忙！」

第二章 下水道追逐戰

「哦？幫誰的忙？」沐雲輕眯起眼睛，先不說幫什麼忙，關鍵是要幫誰的忙。

要是幫諸葛俊侯個人，那麼無論是作事方式還是幫忙的內容，彈性都大；但若是幫清微派的忙，這可就不是他一個人，或單單南都市分組的事了。

南方修真第一門派的名號響亮，勢力也大，獵妖組要在南方立足，都得和這個門派打交道，因此若是和清微派有關，無論如何都不能草率。

「沐組長說笑了，當然是幫清微派的忙。」諸葛俊侯笑了笑，從衣服口袋中掏出一個小巧的白布包裹，打開之後，裏面是一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色牌子，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，既沒有刻著什麼字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材質。

劉小邦看不懂，卻見沐雲輕和林煙閣在見到這牌子的瞬間，臉色變了變。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他忍不住開口問道。

「是清微令。」林煙閣輕輕說道，又看向諸葛俊侯。

諸葛俊侯點點頭，「沒錯，正是清微派的掌門信物清微令。」

「敢問貴派掌門諸葛絕先生是你什麼人？」

「正是家父。」他一說完，沐雲輕和林煙閣馬上露出「原來如此」的表情，既然是少門主，又拿出了清微令，就表示他是代表清微派前來的。

「既然如此，就請說明來意吧。」沐雲輕點點頭，也不再說些什麼，直接問道。

「事情是這樣的，我派的鎮派之寶『瑞獸飛霜鏡』在許多年前失竊了，我派門人一直沒有停止尋找寶物的下落，但是找了十幾年，卻一直都沒有消息，直到最近，我們在南都市的門人聽說這裏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三人立刻聯想到一件事。

「路人暴斃案？」沐雲輕和林煙閣齊聲問。

見他們兩人異口同聲的樣子，諸葛俊侯楞了楞，隨即一笑，「看來幾位也注意到了，沒錯，這些案子發生之時，我派的門人曾經調查過，認為很有可能是瑞獸飛霜鏡作祟，經過掌門與長老們的討論之後，我才來到南都市，請求幾位協助。」

「等等，」沐雲輕打斷了他的話，「我有兩個問題，為什麼你會認為這事是瑞獸飛霜鏡作祟，瑞獸飛霜鏡到底是什麼法寶？還有，以貴派在南方的勢力，想找什麼東西，應該還不至於需要我們一個小小的獵妖組分部幫忙，你找我們究竟想做什麼？」

諸葛俊侯沒有馬上回答，而是轉向林煙閣，「聽說修竹齋的林老闆手中有一個法寶——百無旗，不知道是何來歷？」

林煙閣有些吃驚，但是馬上反應過來，自己有百無旗的事情不是什麼祕密，清微派就算知道也不為過，「沒錯，我手中確實有百無旗，這面旗子是煉器大宗師鬼手神匠的得意之作……」說著，他突然停下來，思考了一陣，這才恍然大悟，「原來是這樣！」

諸葛俊侯見他已經知道了自己的意思，點頭笑道：「林老闆想得沒錯，清微派的瑞獸飛霜鏡也是出自鬼手神匠之手，而且是他的封山之作。這面鏡子能抽取人類的魂魄，正因為這個特點，我們猜測南都市最近這些毫無外傷又莫名暴斃的人，應該是死於此鏡之手。」

「據我說知，讓人悄無聲息、毫無外傷的死去，少說也有幾十種方法，諸葛先生怎麼能肯定是死於瑞獸飛霜鏡之下呢？」沐雲輕對他不直接回答問題，反而向林煙閣套話有些不滿，因此問起話來語氣也比較重。

「其實是我們清微派門人在調查過程中見過那個行凶之人，對方手持一面類似銅鏡的東西，如此看來，傷人於無形，用的又是銅鏡，非常有可能就是瑞獸飛霜鏡。」說到這裏，諸葛俊侯頓了頓，面色凝重起來，「而且，那個手持瑞獸飛霜鏡的不是人，而是妖！」

他所說的，和獵妖組眾人猜測的狀況相差不遠，三人交換了下眼神，沐雲輕這才重新看向諸葛俊侯，「諸葛先生說的事情，我們之前正在討論，看來我們的結論是一樣的。」

聞言，他沉重的點點頭，「既然如此，身為獵妖組的各位，應該能夠看出其中的嚴重性，若妖怪手中的真是瑞獸飛霜鏡，那麼南都市恐怕將有一場浩劫！」

「不過諸葛先生，我還是不明白，為什麼你會找上我們？清微派門人眾多，更不乏高手，連你們都找不回來，憑我們一個小小的南都市分組就更難了吧。」沐雲輕又問。

「這件事我來解釋吧。」林煙閣推了推眼鏡，「瑞獸飛霜鏡和百無旗都是鬼手神匠的傑作，在他的作品中號稱十傑，鬼手神匠在這十傑法寶上都烙上了自己獨特的印記，而這些印記之間，是互有感應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只要靠這個印記感應，就能找到瑞獸飛霜鏡對吧？」劉小邦恍然大悟。

「沒錯，目前鬼手神匠煉製的法寶，留存在人間的已經非常少見，十傑中，只有百無旗、瑞獸飛霜鏡，以及玉杵仍在人世，其中玉杵所有人早在十年前就下落不明，所以我們只能求助林老闆了。」諸葛俊侯語畢，帶著企求的神色看向林煙閣，

「請林老闆務必助清微派一臂之力。」

林煙閣正想回答，卻被沐雲輕悄悄阻止了，他輕輕一笑，「如果是這樣，我還有一個更快捷的辦法。」

諸葛俊侯聞言，臉上露出不可思議的神色，「願聞其詳。」

「其實，在你來找我們之前，我就已經遇到妖怪持銅鏡傷人的事件，雖然當時我來不及阻止悲劇發生，但卻留下了一個線索。」

「什麼線索？」諸葛俊侯不解。

「雖然妖怪後來成功的逃脫了，但是我仍有辦法找到他。」沐雲輕說著，掏出了美工用鐵尺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，「我曾用法寶擊中那行凶的妖怪，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記，這個印記是去除不掉的，而我的法寶剛好對它也會有所感應。」

他將鐵尺翻過來，指了指上面正微弱閃著紅光的刻度，「就是這個『四』字，憑著這條線索，想找到那妖怪的位置應該不難。」

諸葛俊侯聽完，臉上露出了一抹放心的笑容，但眼神卻有點複雜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隨後便向沐雲輕道謝，「既然如此，就多謝沐組長出手相助了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遲，我們就在今晚行動吧，我回去安排一下派中的瑣事，晚上再來……」

「不必麻煩了，我們確定找到妖怪的位置之後再通知你。」沐雲輕打斷了他的話。諸葛俊侯對他的無禮並不在意，只是點點頭，「這樣也好，我才到南都市，派中很多事情還需要處理，那麼我就等你們的消息了。」他留下聯絡方式後就急忙離

開。

房內的三人在短暫的沉默過後，沐雲輕首先問：「阿閣，你對這個諸葛俊侯有什麼看法？」

林煙閣沉吟了一會兒，「看不清，這個人城府頗深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一定是清微派中的實權人物，說不定將來有成為掌門的可能。」

「人才啊……為什麼我們獵妖組就沒有這麼多青年才俊呢？」沐雲輕唉聲歎氣了一陣。

「呃……我總覺得這個人冷冷的，雖然剛才他表現得很得體，但還是讓我感覺很不舒服。」劉小邦接話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就是不太喜歡這個人。

「呾，我看你是嫉妒人家。」沐雲輕伸手給了他一個栗爆，又轉頭向林煙閣叮囑，「阿閣，你去跟總部聯絡一下，今天晚上的任務我和小邦去就行了，小邦你先回去準備準備，我們下午六點碰頭！」

集合的地點離劉小邦住的地方不遠，時間還早，他決定先回去收拾一下凌亂的房間再出發。

之前走得太匆忙，家裏亂七八糟，書籍雜誌、髒衣服到處都是，一回到家，看到這景象，他長長吸了一口氣，認命的開始艱鉅的打掃工作。

隨手放在桌上的煉妖囊動了動，餃子從裏面探出頭來，開始在地上滾來滾去。

劉小邦看了一眼在地上到處亂爬的餃子，歎了一口氣，「不要在地上爬來爬去，幾個月沒拖地了，你想變泥人啊！」說完一把拎起他，隨便扔到桌子上。

餃子晃了晃圓圓的腦袋，似乎對劉小邦的粗暴動作有所不滿，隨後又爬下桌子，繼續在地上連爬帶滾的玩。劉小邦翻了翻白眼，沒有再理會，不過行進間總會不小心踩到餃子，他吃痛之下，立刻橫眉豎目的咬上他的腳，而劉小邦受到攻擊也直覺將他踹飛，因此房間是越收拾越亂。

劉小邦天天和餃子在一起，沒有特別注意，也沒發現這幾個月來，餃子正在一點一點的發生變化。

他的身體越長越大，原本穿在身上的超大號玉甲此時已經變得合身許多，之前還會拖地，現在卻剛好到餃子膝蓋的位置。而他的身體也不再模糊不清、呈半透明狀，而是越來越接近實體。

最關鍵的是，這小傢伙越來越能幹了，智商感覺也越來越高，以前是一歲小嬰兒，現在至少有五歲，經過幾個月的鍛鍊，他們現在可說是默契十足，對戰實力相對提高不少。

不過可惜的就是不能說話，要不然以餃子的體型和能力，可是當探子的最佳人選，不然下次訓練他寫字好了，或乾脆教他摩斯密碼……

就在他一邊胡思亂想，一邊在餃子堅持不懈的搗亂下，艱難的收拾著房間時，敲門聲突然響起。

「奇怪，還沒到交房租的時候吧……」劉小邦以為是房東，也沒在意，任由餃子跟在身後，打開了房門。

「Hello！小邦！」那一剎那，他只覺得眼前一黑，緊接就被一個熱情的擁抱給擠得透不過氣來，幸好窒息的感覺只維持了幾秒，不然他搞不好是第一個被擁抱悶死的笨蛋……

「嘿，你家的 Style 真 Cool，對了，我已經搬過來了，從今天起我們就是 Neighbor 了。」季風戴著耳機，隨著音樂節拍興奮的扭動著，滿頭的小辮子甩來甩去。劉小邦一邊揉了揉被抱痛的手臂，一邊打開門讓他進來，「不好意思，家裏很亂，隨便坐，我去給你倒飲料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就喜歡亂一點，這樣才有 Home 的感覺嘛。」季風毫不在意，說完就自顧自的坐在沙發上。

但等劉小邦端著兩杯飲料從廚房出來，眼前的情景讓他嚇得手一抖，飲料全灑在地上。

因為眼前的季風，手裏正拿著一根棒棒糖在餃子面前晃來晃去，嘴裏說著，「Come on boy，叔叔給你糖吃！」正開心的逗著他玩。

而餃子也很配合，一臉天真的伸手去抓糖果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劉小邦震驚的說不出話來，想要用手指著季風，卻發現手裏拿著杯子，不禁一陣手忙腳亂。

「Hey，小邦你也能見到嗎？沒想到你家裏還有一個這麼可愛的鬼。」相對於他的驚訝，季風反而一點也不在意，嘿嘿笑著。

「你怎麼看得到！」回過神來的劉小邦終於問了一句完整的話。

「Take it easy，我這個人啊，用我 Mother 的話說就是天生八字輕，小時候就常看到這些『好兄弟』，一開始的時候會害怕，時間長了就習慣了。」說完他將手中的糖果收起來，拍著餃子的腦袋，「Boy，你是吃不到這個的。」

餃子惱怒的站起來，感覺自己被耍了，立刻想要去搶季風手中的東西。

劉小邦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餃子平時除了自己以外，對其他人都沒什麼好感，只有和沐雲杉關係還不錯，像現在這樣打打鬧鬧的情形從沒見過。

難道季風身上有某種特質，天生能吸引餃子這樣的靈體不成？

仔細想想這也不是不可能，他就曾見過天生具有吸引靈體體質的人，劉小邦一邊鎮定心情，一邊又去倒了兩杯飲料，準備和他好好談談。

但他還沒開口，季風倒先說話了，「對了，小邦，你家裏有個小鬼，你卻一點也不吃驚，難道你也是天生八字輕？這還真巧，我從小到大都沒遇到過跟我一樣的人耶！」

劉小邦一聽，頓時頭大，這些問題還真不好回答。難不成要把獵妖組的事情都告訴他不成？

「……這個，既然你能看見靈體，那麼肯定也知道那些靈異事件其實都是真有其事嘍？」劉小邦一邊喝著水，一邊搜尋著適合的辭彙。

「Of course！我小時候就對這些靈異事件感興趣，什麼幽靈啊、鬼宅啊，我最喜歡到這些地方去探險。Oh，我還研究過很多所謂的靈異錄影帶，But 大部分都是騙人的。」季風興奮得手舞足蹈。

「那麼，你知道妖怪嗎？」劉小邦試探的問，妖和鬼魂有著本質上的不同，能看到靈體不意味著能分辨妖怪。

「妖怪？」沒想到季風一聽更加激動，「Sure, I know！我對妖怪也很感興趣，在美國也經常找一些傳統的神話故事來看，不過紀錄不多……」說到這，他突然跳了起來，「我知道了！你就是妖怪對不對？！沒錯，肯定是這樣，難怪你家裏養了一個小鬼，而且看你也不像會功夫的樣子，但是那些小混混都怕你，肯定是因為你是妖怪，用妖術教訓過他們，我猜得沒錯吧？」

季風越說越興奮，不禁讓劉小邦苦笑連連，這傢伙還真是想像力豐富啊。

「我怎麼可能是妖怪呢？我是真真正正的人，只不過和普通人稍微有點不同罷了。」

「怎麼個不同法？」季風張大眼睛，一副好奇寶寶的模樣。

「剛才我說的妖怪，實際上是真的存在的，而且他們也比鬼魂這種靈體要來得強大，也危險得多。」他決定多少透漏一點獵妖組的事情讓他知道，不然今天搞不好真的無法脫身，而且這傢伙就住在樓下，若他的好奇心得不到滿足，以後天天纏著自己也是麻煩。「妖也有好有壞，雖然不一定所有妖怪都會害人，但一旦他們做出了危害人類的事情，還是得有人出面阻止……」

「所以你就是那種人了，對不對？」季風一雙眼睛閃著光芒，讚歎似的說道：「真是太厲害了！」

「沒那麼好，我只能算是打雜的，跟在人家後面做些無足輕重的事情罷了，這個小傢伙叫餃子，是我在一次執行任務的時候遇到的。」劉小邦打著哈哈，模糊自己的身分，畢竟自己的底細越少人知道越好。

季風放下杯子，拍了拍餃子的腦袋，「原來你叫餃子啊，That's cool, I like it！」可惜餃子不給他面子，瞟了兩人一眼，又開始在地上亂七八糟的東西當中尋找自己感興趣的玩具來。

「啊哈哈……」季風對餃子名字的評價讓劉小邦有些哭笑不得，雖然名字是自己取的，不過也高明不到哪去，這個新鄰居的眼光還真不一樣。

他看了看時鐘，離和沐雲輕約好的時間差不多了，「我晚上還有事，今天家裏又這麼亂，就不招待你了，以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話別客氣，大家都是鄰居，應該互相照應才對。」

「那我就打擾了，小傢伙再見啦，以後常到我家玩喔。」季風也很識相，站起來就自己開門離開了。

劉小邦喘了口氣，還好還好，他沒死賴著不走。不過看來以後自己還得多小心些，別讓獵妖組的事情招來麻煩。

華燈初上，沐雲輕叼著一根香煙，靠在路燈邊，看著遠遠趕來的劉小邦。

「老大，這麼早啊。」劉小邦尷尬的笑了兩聲。

「是啊，很早，等你小子快一個小時了！」沐雲輕作勢要往他頭上巴下去，「遲到這麼久，還好意思笑。」

「抱歉嘛，老大，遇到了點麻煩事……」輕巧躲過往自己頭上拍來的手，劉小邦打著哈哈。誰教跟季風聊完天之後，餃子又死活不肯進煉妖囊中，害他花了好大一番工夫才把他給逮進去。

「廢話少說，開工了！」沐雲輕拍了拍大衣，從口袋裏拿出墨鏡戴上，隨後又遞了一個給劉小邦。

「這什麼東西？」一戴上墨鏡，劉小邦立刻被鏡片上的資料和各種圖形弄得眼花撩亂。

「透視鏡，不信你看看街上的美女。」

劉小邦立刻轉頭，對上了一個身穿熱褲的辣妹，「老大，你騙人，什麼都沒有啊。」沐雲輕在他頭上狠狠拍了一下，低笑兩聲，「你還真信啊，看不出來耶，平常還假裝正經，我要告訴杉杉，她的清殤飛羽可是給不少色狼做過手術。」

「……老大別開玩笑了，這到底什麼東西？」想起沐雲杉寒光閃閃的手術刀，劉小邦忍不住打了個冷顫。

「這個是研究所專門為我研製，用來追蹤火龍尺標記的儀器，雖然有效範圍有點小，只能在十公里之內，但是比用探妖儀在人群中找省事多了。」

「哇，那不是和柯南的追蹤眼鏡一樣嗎？」劉小邦興奮的試了半天，卻完全搞不清楚用法，如果不是鏡片上飛快閃過的數字和圖形，這個東西和普通墨鏡沒什麼兩樣，最後只好放棄的看向沐雲輕，「老大，這東西怎麼用啊？」

「你試著把體內的真元輸送到墨鏡裏，不用太多，一點就行。」

劉小邦此時已經能夠熟練的控制自己體內的真元，當下依照他的指點，小心翼翼的將真元輸送進墨鏡裏。

過了一會，鏡片上飛快閃過的數字和圖形減慢不少，出現了一個類似功能表的東西。

「老大，接下來怎麼辦？」

「用你的真元點一下四這個數字就可以了，我在那個妖怪身上做的刻度標記就是這個。」

劉小邦催動真元，表格上的亮點就開始移動，移到四之後，墨鏡上的畫面變得虛浮起來，很快轉成透明，透過墨鏡，四周的景色依然看得一清二楚。但是鏡片右上角顯示出了一行小字——搜尋任務已啟動，請注意系統提示。

「好了沒有，我們要開始行動了，看到鏡片上有顯示紅點就是目標了。」沐雲輕推了推眼鏡，隨手招了臺計程車，催促劉小邦上車。

兩個人就這麼搭著車，在南都市的大街小巷閒逛，因為搜尋的範圍只有十公里，所以也只能土法煉鋼了。沐雲輕還小聲叮囑劉小邦，這件事千萬不能讓林煙閣知道，不然以他那小氣勁，肯定又要唸個好幾天。

劉小邦聞言，賊笑著點點頭。心想難怪老大要自己和他一起出任務，如果換成阿閣，他們現在肯定在「掃街」。

幸運的是，大約逛了十幾分鐘，目標就出現了。

兩人幾乎同時向著司機大喊，「司機，快去中山一路，馬上，要快！」

「希望還來得及！」劉小邦輕聲說道。

「我就不信這次還抓不到他！」沐雲輕更是把手指捏的「喀喀」響，上一次的失手已經讓他很氣惱了，這次說什麼都不會讓目標跑掉。

在距離目標還有一百多公尺的地方，兩人下了車。沐雲輕看了看四周的地形，忍不住皺起眉頭，「這裏是繁華路段，人太多了，妖怪怎麼會選在這個地方下手？」劉小邦沒說話，不過倒是摸出了赤霞劍，扣在掌心。現在身邊人還很多，不能現出赤霞的原型來，免得被人看出問題。

兩個人保持一段距離，不疾不徐的向目標逼近。

此時天已經完全黑了，但路上的行人依然很多，很快的，兩人看到了前面一個穿著帽的人，墨鏡上的紅點在那人身上不斷閃爍。

沐雲輕立刻反應過來，「就是他！我們跟上去！」

走沒多遠，妖怪的身形一閃，轉進了馬路邊的一個住宅區。

中山一路附近有很多社區，雖然路上車水馬龍，行人不少，但這些社區卻相當幽靜，樹木繁茂的枝葉遮住了大部分光線。

這名妖怪行動小心警慎，經常閃到陰影中，仔細觀察身後是否有人跟蹤，好幾次劉小邦和沐雲輕都險些被發現，好在兩人有研究所的搜尋設備，不需要跟得太近。此時，一個看起來是剛吃完晚飯，準備出來散步的老人走出了大樓，身邊帶著一隻可愛的小黑狗。

「旺旺，爺爺帶你去散步，一定要聽話哦。」老人拍了拍小狗的頭，小黑狗便在老人腳邊跑來跑去撒著嬌。但沒過多久，牠卻突然像發狂一樣，對著樹蔭下狂吠。

「怎麼了，旺旺？」對愛犬突然的舉動，老人感到有些奇怪，便向樹蔭走去，想看看究竟有什麼東西，讓愛犬如此驚慌。

而樹蔭下的陰影裏，男人拉下帽子，露出了如刀削一樣的臉龐，顴骨以下佈滿了詭異的花紋，讓他的笑容看來更加詭譎。

遠方的兩人看到老人向樹蔭走去，相互看了一眼，也一起向陰影處靠近。

小黑狗依舊不停的叫著，甚至越來越大聲，但老人視力不好，遠遠望去，只覺得樹蔭下有團黑乎乎的東西，卻看不清楚，只得再向前走幾步。

陰影中的妖怪無聲的笑了笑，從懷中摸出一個東西……

「銅鏡！」沐雲輕和劉小邦幾乎同時動作，一個抽出火龍尺，一個運轉赤霞訣，一起衝向樹蔭。

妖怪反應極快，在兩人行動的當下就察覺到了，於是迅速收回銅鏡，另外一隻手拿出烏木槌，化成碩大的重槌，從陰影中竄出，向另外一個方向逃去。

「靠！好狡猾的妖怪！」沐雲輕咒罵了一聲，和劉小邦兩人飛速追去。

老人只覺得眼前一團黑影飛竄出去，無論怎麼看，樹蔭底下除了石凳，什麼都沒有。渾然不知剛逃過一劫的他揉了揉眼睛，「唉，人老了，眼睛花了不要緊，還有幻覺了，看來我得趕緊到醫院檢查一下身體了。」

說完，便抱著已經安靜下來的小狗，向著平常散步的方向走去。

劉小邦和沐雲輕在妖怪逃離時奮起直追，但妖怪反應迅速，而且小區外面是一條大水溝。妖怪縱身一躍，跳入水溝內，順著排水道飛快游去。

「靠，希望南都市治水的幾億沒有白花！」劉小邦祈禱了一下，也跟在沐雲輕身後，跳進烏黑的水溝裏。

大水溝裏的水汙染嚴重，能見度非常低，而且帶著刺鼻的臭味，雖然兩人都用真元將周身護住，依然忍不住有種嘔吐的衝動。但是妖怪就在前面不遠，一旦讓他逃進那四通八達的管道，要再找到他就很難了。

好在追蹤儀是防水的，信號沒有失去，妖怪還在搜索範圍內。

很快，兩人一妖先後從汙水中爬出來，劉小邦在水溝裏憋了一肚子氣，一出來立刻大口呼吸，施展起飛劍術，赤霞劍激射出去。

赤霞劍來勢洶洶，妖怪只好慢下腳步，回身迎敵，烏木槌狠狠砸在赤霞劍身上，金鐵相交的聲音在排水道內回盪。

妖怪被震得連退了幾步才站穩，不過烏木槌勢大力沉，也將赤霞劍砸得失去控制，被劉小邦收回手中。

「這次別想再跑！」沐雲輕怒吼一聲，火龍尺上的火焰化作數十枝火箭，封住了妖怪的退路，人也跟著飛奔上前。

妖怪沒有破解的辦法，只好憑著敏捷的身手一一躲過，隨後一槌砸向衝上來的沐雲輕。

沐雲輕毫不退縮，火龍尺上火光乍現，與烏木槌硬拚了一招，這次妖怪就沒有那麼幸運了，虎口被強大力道陣得裂開，鮮血直流。

見勢不妙，妖怪將烏木槌收起，藉著火龍尺的力道，倒退著向另一個岔路竄去。

「小邦！攔住他！」沐雲輕高喊一聲，再次射出好幾道火焰箭追去，劉小邦則施展夢幻泡影身法，想靠速度搶在妖怪前面，攔住他的去路。

妖怪左躲右閃，雖然身法靈敏，還是被射中了左臂，臉上的刺青花紋頓時扭曲在一起。此時劉小邦追了上來，正好堵在他的去路上。

沐雲輕將火龍尺收回腰間，將拳頭捏得直響，「看你這次往哪裏跑！」

劉小邦也配合著他，步步向妖怪逼近。

雖被兩個人夾在中間，但這妖怪似乎並不驚慌，臉上露出詭異的笑容，「想殺我？先有本事抓住我再說！」

說完，他身體猛的向後一躲，貼在排水管壁上，居然像壁虎一樣順著管壁爬了上去！

猝不及防之下，劉小邦楞了片刻，妖怪竟從他頭頂爬了過去，又向前發足狂奔！

「靠！還有這招？！」沐雲輕喊了一聲，和劉小邦一起在後面緊追不捨。